



(王錦河／攝)

大學績效與學生學習成效新視野 —美國高等教育轉變之啟發

■ 文／曹亞倫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助理研究員

歐 美國家早在70年代即開始倡導績效責任，其主要用意在於要求高等教育機構相關人員負起學生學習成敗的責任，確實促進學校教育的改進與永續發展；此外，美國高等教育績效之表現向來由其境內六個區域認可機構，根據其所擬定之標準進行評斷，並向社會利害關係人負責。而其所關注的認可面向則側重於學生的經濟援助、學生學習成效以及高等教育的在學及畢業率，尤以根據學生學習成效來界定與評量高等教育績效，並延伸至畢業生就業的政策議題，已儼然成形。

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資深顧問Dr. Deane Neubauer於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今(2011)年6月主辦的國際研討會上，針

對美國境內大學校院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乃至美國西部大學校院認可協會(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WASC)在面對學習生態迅速改變的態勢下，對於學生學習成效評鑑所做的努力進行分析。Dr. Neubauer更進一步分析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構與大學校院如何共同有效地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以及評鑑委員於評量學生學習成效所面對之挑戰等關鍵性問題。以下為重點摘要。

高等教育未來面臨的挑戰

美國高等教育目前正因環境的改變而產生變化，而這些變化所引起美國高等教育認可過程與結構的轉變，也可自亞太地區高等教

育的改變略見一二；換句話說，在某種程度上，從美國高等教育的轉變亦可窺見亞太高等教育未來十年的發展面向。

談到績效責任，不免令人聯想到從課堂上教師的課程與教學（如教師課堂上的表現或教師審查），乃至行政部門決策（如學術部門對於教師的升等審查、行政部門對於預算之裁定與財務運作）等面向，來判定大學校院整體績效的表現。而肯定前述分類方式的大學校院也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多變性，正如同美國卡內基明確的分類美國大學校院。然而，這樣的多樣性也更加凸顯美國高等教育整體的品質表現、研究的多樣性與品質，以及滿足社會需求的能力被高度重視。然而，這樣的分類結構同時也帶來極大的爭議，關鍵在於公私立大學校院中各學院極為分散的特性及歷史地位。這樣的爭議同樣也凸顯了認可機構於前述背景下所應扮演的重要角色。

認可機構應有透明化的審查機制

一如美國高等教育委員會 – Spellings Commission 指出：「在缺乏透明的績效機制來審查大學校院的表現下，社會大眾對於高等教育的信賴更需要重整」；更具體地說，認可機構應扮演好把關的角色，以確定高等教育機構符合取得政府補助的資格。然而，儘管認可機構越來越重視學生學習的評估並發揮內部的審核機制，但卻仍因傳統上審核機制的隱密過程，使得絕大多數的社會大眾仍重視審查程序的公開勝過於學習成效。換句話說，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與結構轉變而帶動社會大眾對於加強大學校院績效責任強烈需求的影響下，高等教育的認可著實需要轉

換。

此外，眾所皆知，高等教育的學習成效受到來自各方的關注，當中最主要的現象在於政府部門及社會大眾無法清楚了解高等教育所扮演的角色為何。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來自於社會大眾對於學生在校表現（如沉溺於酒精、課外活動多於課堂活動等）的刻板印象。

這些學習成效的刻板印象亦存在於許多不同的面向，如在高中畢業考的成績表現亦成為學生是否能夠錄取並順利完成大學學業，而為評斷學習成效的條件之一；換句話說，在大學的四年裡，只要能夠「按部就班」的完成課程並能在同儕中脫穎而出，以最高的學業成績畢業，這就是最好的學生學習成效。

但不可否認的，上述的刻板印象正因美國社會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而逐漸轉變。此外，儘管美國高等教育深陷學生貸款醜聞的影響，企業對於技術創新與應用的靈敏度仍無形之中提供了學生藉由就業機會表現其所學，而變相凸顯高等教育對於社會之績效責任。

一如美國高等教育認可審議會（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HEA）所指出，認可機構應就聯邦政府所認同美國高等教育委員會 – Spellings Commission 關注的學生學習成果、校院表現及經營透明度、遠距教學及學分轉換等面向進行審核，並藉由認可機構的公開審核機制，除了使社會大眾明確了解高等教育的績效責任，並重振高等教育的權威與公信力。

社會大眾高度關注學生學習成效



▲Dr. Deane Neubauer暢談美國高等教育評鑑經驗。(王錦河／攝)

高等教育的成敗實繫於學生學習成效，而此一看似簡單的概念，究竟應如何定義接受教育的主體－學生所得到的成效，著實為一重要課題。例如，學生學習成效僅是簡單定義為學生進入校園前後的行為改變？抑或是學生於畢業時所測得的專業知能水平？甚至對其進入職場生涯所給予的長遠影響？

此外，在高等教育與政府權威彼此拉距的關係中，績效責任被探討的面向一直呈現不斷變化的狀態；再加上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深受政府長期以來的介入，如高等教育研究高度倚賴聯邦政府經費資助，而相關研究又與國家經濟發展及社會創新有著極高的相關性，連帶引導社會大眾對於學習成效的高度重視。明確來說，高等教育經費絕大多數來自聯邦政府，而教育不適合成本效益分析，因此在教育經費逐年增加，以致人民賦稅增高，社會大眾最為關心的即是教育經費的運用到底為何？

學生學習成效更勝學術自由

再者，社會大眾對於高等教育的觀感也因

時代背景的不同而持續改變，此也點出社會大眾對於高等教育績效責任的認識，更應透過認可機制針對高等教育的檢討與規範所進行的同儕審查得到答案，而這也正是認可機制所需扮演的角色。儘管如此，在缺乏明確的審核機制之下，大學仍無法提供證據以呈現學生學習成效的多樣性。又由於社會大眾對於績效責任的辯論及觀點，也同時點出了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因學術自由影響教師對於學生學習成效認知的落差，以及因自由的風氣提供學生自我實現的極大空間，更顯見須藉由完整之機制來審核學習成效的重要性，進而提升高等教育之績效。

從實際的例子來看，美國高等教育提供學生極大的學術自由已漸漸不被認同，原因來自於衡量學生學習成效的在學率及畢業率，遠遠落後於亞洲地區高等教育可接受的水準。更明確地說，過去六年中，無論是四年制大學畢業率及三年制的副學士畢業率均低於50%，此被解讀為因高等教育機構缺乏足以使學生完成學業的自律機制，使學生可以有更多的選擇，而在校際間形成高度流動，

因而降低學生達到學習成就的比例。進一步從足以展現社會大眾高度支持高等教育發展的學生貸款來看，學生的學習成效與社會投資亦形成強烈對比。可見學生學習成效已被視為檢視高等教育投資報酬率的主要面向；換言之，學生學習成效更須藉由高度透明的數據及過程來審視，以使高等教育績效責任達到社會大眾預期之目標。

社經環境改變高等教育的教與學

美國高等教育結構目前正因來自不同層級的學習者，背負著社會賦予的各種期望及其應具備之各種能力，而有快速的轉變。具體而言，美國高等教育大學部學生結構不再是過往僅有高中畢業後直接升學的學生，年齡層分布於18至24歲，反之，卻是那些因應就業市場急速轉變而重返學習行列，平均年齡為28歲的人口；因此，高等教育已從過往扮演提供職涯資源的單一角色，轉變為提供不同的資源，讓不同年齡層的學習者可依據自己的生涯規劃習得一連串的技能，以符應

經濟環境的快速變遷。最明顯的轉變更可從碩士生結構的改變看出，換言之，終身學習已從原為高等教育額外的功能角色轉變為本質特色之一。

再者，細看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課程內容往往由教師基於基本的課堂要求，逐漸地將課程內容導向以學生需求為主體，而將課程做些微的調整，以改變學生學習模式。而在這樣的顯著發展下，學生學習成效的主要重點即在於協助學生習得能力，並藉由不同的學習評估方式，讓前述能力能具體運用在職涯場域，更明確地呈現學生學習成效。在這樣強調社會問題與性質迅速變化，並與極速全球化有緊密關聯性所帶動的高等教育結構與教學轉變，確實更顯學生學習成效議題之重要。

品保組織的轉變——

美國西部大學校院認可協會

而在面臨前述美國高等教育環境轉變，身為美國六大區域性認可組織之一的西部

表一 WASC訪視類型

	能力與準備訪視 (CPR)	教育成效訪視 (EER)
訪視重點	包含校院目標、整體性、穩定性、資源、組織架構及政策	以學習面向為主，包含教育目標與設計、教師自我審查及教育成果

表二 WASC訪視標準

標準	能力與準備訪視 (CPR)	教育成效訪視 (EER)
訂定明確的校院目標及確保教育目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校院具有明確的方向與自我了解 校院整體性 校院多元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校院學習目標 教育成效指標 多元成果的呈現
透過核心能力達到教育目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建立支持學生學習 (包含學習成效、畢業成就標準、課程審視等面向) 的基礎建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著重教育成果，包含：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系所評鑑結果 2. 聯合課程的教學結果 3. 教師的所有權及對於學生程度與學術水平的討論

大學校院認可協會（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WASC）大學校院認可委員會（Accrediting Commission for Seni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基於相信單一面向評鑑方式無法符應高等教育在全球化影響下所出現的變化，因而積極尋求以觀察高等教育機構的多元面向為評鑑重點，使高等教育發展在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下，更能發揮己身之特色，而WASC亦將其評鑑方式由單一訪視轉變為側重於評鑑一致性目的所進行的兩次訪視－「能力與準備訪視」（Capacity & Preparatory Review, CPR）及「教育成效訪視」（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Review, EER），以成就所謂教育成效（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之成果（如表一所示）。當中也同時包含大學校院能力面向，亦即大學校院應有明確之願景與目標，並藉由校院體制的完整性、組織結構以及財務的穩定來達到其既定之辦學目的；換句話說，大學校院應提出具體且符應其院級乃至校級教育目標的事證，與教師根據校院計畫所進行的自我審查機制，以及對於包括學生入學、修業與畢業率、畢業生及在校生活滿意度調查等數據的蒐集與使用，以確使學生達到其應有的學習成效水平並授予適當的

學位（或證書）。

基於前述，WASC訂定了四個具體的標準：

標準一：訂定明確的校院目標及確保教育目標。

標準二：透過核心能力達到教育目標。

標準三：開創並運用資源及既有的組織架構，以維持校院的永續發展。

標準四：設立組織委員會致力於學生學習及校院改進。

在前述的標準中，亦包括了學習性的關鍵要素，即教師負責審視及確保期望達成的責任、藉由教學大綱及出版刊物，使校院教師與負責學生事務相關職員了解並建立學生學習成果與對學習成果的期望等（如表二所示）。

綜觀上述，在社經環境轉變的影響下，高等教育體制正面臨嚴峻的挑戰，並影響學習生態不斷轉變，此種發展情勢對於身陷其中的高等教育機構或外部認可機構來說，都是重大的考驗。這樣的學習生態將持續多久？而高等教育的基本結構模式又能維持多久？這些問題在在考驗著主政者及高等教育機構經營者的智慧。



◎參考書目

王如哲(2010)。解析「學生學習成效」。《評鑑雙月刊》，27，62。

吳清山、蔡菁芝(2006)。英美兩國教育績效責任之比較分析及其啟示。《師大學報》，51(1)，1-21。

黃淑玲(2011)。以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為核心的系所評鑑－以加州二大學為例。《評鑑雙月刊》，29，23-29。

Deane Neubauer. (2011, June). Accountability and student outcome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search for new perspectives. In Jei-Fu Shaw (Chair),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Based on Accreditation of Asian Agencies*.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Taiwan, Taipei.